

#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 对三一论的贡献

##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Crucified God* to the Doctrine of Trinity

林鸿信

Hong-Hsin LIN

### 作者简介

林鸿信，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ong-Hsin LIN, Professor,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Email: linhong.hsin@gmail.com

## Abstract

Karl Barth's contribution to trinitarian theology is one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heology*.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has been done by Jürgen Moltmann's *The Crucified God* in 1972.

Against traditional theology, Moltmann contends that the cross event happens not only in Economic Trinity but also in Immanent Trinity. He has probed into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rinity. According to the passion narra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n as the victim and the Father as kin of the victim has revealed a suffering based upon mutual scarification, from where comes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bringing in resurrection and hope. In this way, the tension between Immanent Trinity's Transcendence & Economic Trinity's Immanence is solved.

Moltmann holds that the cross event is historical, but the resurrection is eschatological, so his the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a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concerns, which is lacking in Barth's theology. Looking back to a volume published 50 years ago, we can see better that *The Crucified God* signifies a maiden voyage of Moltmann's trinitarian theology.

**Keywords:**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the Cross, passion narrative, Trinity, Transcendence & Immanence

特土良 (Q. S. F. Tertullian, 160-225) 以拉丁文 *trinitas* 首创“三一上帝”概念 (Trinity, the Triune God), 描述初代教会共同主张的神观, 主张“三位格于一实质里” (Three persons in one substance)<sup>①</sup>, 亦即“三中有一, 一中有三”, “三一上帝”是基督教神学上帝论的核心主张, 既非多神论, 亦非绝对一神论, 而是三一神论, 兼有“一”代表的“绝对崇高”特质, 以及“三”呈现的“相互交融”特质。

建立在三一共识基础的基督教神学, 对三一论的关注在中世纪达到高峰, 而近代以来由于强调人的主体性, 以上帝的绝对主体成为人

---

<sup>①</sup> 经常翻成“三位格于一实体里”, 为了“实体”可能导向具象方面的联想, 本文采用“实质”。另本文部分取材自笔者发表过的资料: 林鸿信:《中译本导言》, 载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 周伟驰译, 香港: 道风书社, 2007年, 第xv-xiii页; 林鸿信:《三与一之间: 巴特三一神学论述》, 载《巴特与汉语神学II——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欧力仁、邓绍光编, 香港: 道风书社, 2008年, 第217-238页; 林鸿信:《结束就是开始——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简介》, 载《基督教文化学刊》, 2015年第34期, 第3-25页; 林鸿信:《莫尔特曼神学: 上帝的应许是人类的盼望》, 新北市: 校园出版社, 2018年; 林鸿信:《神学旅人: 神学人的朝圣之旅》, 新北市: 校园出版社, 2021年。本文主要使用的莫尔特曼著作文本: 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 阮炜译, 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4年; 英译本: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London: SCM, 1974); 德语本: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München: Chr. Kaiser, 1987)。[This article is partially drawn from the materials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LIN Hong-Hsin,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in 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trans. ZHOU Weichi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7), xv-xiii; “Between One and Three: Barth’s Trinitarian Theology,” in *Karl Barth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I*, ed. Ou Li-jen and Andres S. K. Tang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8), 217-238; “In the End -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34(2015): 3-25;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God’s Promise - Hope for Humans*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18); *Theological Journey: Pilgrimages of Theological Travelers*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21). The author has 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works of Moltmann: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trans. RUAN Wei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1994);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London: SCM, 1974);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München: Chr. Kaiser, 1987).]

的主体之原型与典范，神学焦点转向绝对的上帝而轻忽三一论，如19世纪重要神学家士来马赫在其名著《基督教信仰》里，把三一论放在形同附录的角落，且明白表达对形相论（Modalism）的同情，<sup>①</sup>这意味着他对绝对一神论的兴趣。

20世纪的神学重大事件之一是批判施莱尔马赫神学的巴特带动三一论的复兴，然而他留下一些仍待处理的议题：内在一与经世三一的关系——如何从三一角度诠释上帝本身与上帝作为之间的关系；上帝的超越性与临在性的关系——如何从三一角度诠释上帝超越此世与临在此世之间的张力。神学讨论为了描述“拯救中的上帝”，通常使用“经世三一”（Economic Trinity）<sup>②</sup>，强调上帝借由时空下的拯救计划启示人们得以认识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另外，为了描述“永恒里的上帝”，通常使用“内在一”（Immanent Trinity），此处“内在”并非内在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而是指向上帝本身，亦即超越时空、永远自存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

1964年莫尔特曼出版《盼望神学》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回响，尤其在美国得到热烈欢迎，1967年他来美国讲学时开始担心“盼望神学”被用来支持庸俗乐观的美国梦，承诺下次再来美国将只谈论“十架神学”，结果在1972年写成其十架神学代表作《被钉十字架的上帝》<sup>③</sup>，书中探讨上述巴特所未处理的议题。

三一论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教义，论及三一上帝的神学需要建立在对十字架事件的了解与诠释。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记号，关系到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身份认同。莫尔特曼认为十字架使基督教对外与

<sup>①</sup> 形相论主张一位上帝具有三形相（modes），有如三张面具，这种绝对一神论的主张被初代教会视为异端，如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

<sup>②</sup> *Economia*原有经世济用之意，带有管理、计划的含义；Economic Trinity指向从神圣拯救计划所认知的三一上帝，一般翻成“经世三一”。

<sup>③</sup> Bauckham Richard, ed., “God Will Be All in All,” in *The Eschat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1), 260.

其他宗教、世俗意识形态以及乌托邦，对内则与内部迷信做出区隔。<sup>①</sup>

## 一、巴特三一论的贡献与局限<sup>②</sup>

巴特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振三一论的神学论述，这使其上帝论兼有“三”所呈现的丰富性以及“一”所代表的一致性；然而其局限则在于，他比较倾向强调“一”所代表的一致性，而十字架事件与三一上帝的关系尚未充分厘清。

### （一）三与一之间

由于巴特的三一论强调一致性，他在讨论三“位格”（person）时，大胆地使用与主张绝对一神论的形相论相似的语言“存在模式”（Seinsweise）——这词具有“形相”（mode）含意，主张以“三存在模式于一实质里”呈现神圣三一的一致性。<sup>③</sup>

当巴特论及“‘三’种存在模式”时，还是极力强调“唯‘一’上帝”，因为是“唯一上帝——三次以不同方式——是上帝”，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尽管这“三”的不同是绝对本质的与不可消除的，毕竟“三”还是建立在“一”的基础上，更精确而言，“一中之三”是建立在“三中之一”的基础上。<sup>④</sup>

巴特总结三一教义——“上帝是那一位启示祂自己的上帝”（God is the One who reveals Himself）<sup>⑤</sup>，强调上帝的先存性与先动性，上帝永远在人之先，必得出于上帝主动而人才得以认识上帝，这使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38.

<sup>②</sup> 林鸿信：《三与一之间：巴特三一神学论述》，第217-238页。

<sup>③</sup> Karl Barth, CD, 1.1, 359.

<sup>④</sup> 林鸿信：《三与一之间：巴特三一神学论述》，第225页。

<sup>⑤</sup> Karl Barth, CD, 1.1, 380.

其论述焦点集中在“那一位”（the One）而非“三一”，且由于强调神先存性与先动性，凸显上帝的“绝对崇高”属性，这属性则更加强化“一”的特质，于是上帝的“相互交融”属性随而淡化，以致“三”所呈现的位格关系退居幕后。<sup>①</sup>

## （二）十字架与三一

近代以来如何了解“耶稣的十字架之死”与“上帝之死”的关系受到一些神学家的重视，<sup>②</sup> 巴特在这一思路上继续主张“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恰是不可见的上帝的相似形象”，结合了“耶稣的十字架之死”与“上帝形象”。<sup>③</sup> 由于十字架之后就是复活盼望，而上帝形象的联想则是起初创造，因此可能开启终末论与创造论互相关连的视域，然而巴特并未继续往这方向发展。

巴特主要从基督论角度出发，以基督的神人二性结合对十字架与复活的神学反思，莫尔特曼观察其论述说：“耶稣的神性恰恰自起于他的下降，其人性则自起于他的上升。”<sup>④</sup> 十字架之死为耶稣神性下降的极致，从死里复活则为其人性上升的极致，神人二性结合意味着十字架之死与从死里复活必须合并思考，然而巴特的神学关注集中在“基督中的上帝”<sup>⑤</sup>——借由基督神人二性彰显出来的上帝，并未进一步探讨“三一上帝的神圣位格关系”。

## （三）问题症结

由于巴特对十字架与复活的神学反思集中在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莫尔特曼说：“十分不寻常地，我看见巴特批判思想的局限，事实上他仍是过于一神思考，而缺乏充足的三一神思考。”<sup>⑥</sup> 巴特重视“基督中的上帝”——藉由基督彰显上帝，十字架事件主要被诠释为基督降低

<sup>①</sup> 林鸿信：《三与一之间：巴特三一神学论述》，第232-233页。

<sup>②</sup> 包括阿尔特豪斯（Paul Althaus）、拉纳（Karl Rahner）、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神学家，参见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62-263页。

<sup>③</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64页。

<sup>④</sup> 同上。

<sup>⑤</sup> 同上，第264-265页。

<sup>⑥</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88.

其身份来到十字架上，从而他采用简化的单一上帝概念，并未探讨神圣位格关系。况且，十字架之死为经世三一临在性的彻底展现，势必影响到内在一三的超越性，面对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的张力，需要探讨神圣位格关系，不过这却是强调“一”的巴特神学所难以处理的。

由于巴特偏重三一概念的“一上帝”——基督中的上帝，莫尔特曼认为这造成了一个后果：“在‘基督的上帝’中，将自己从其原决断中走出来的上帝与先前在自己自身之中、在其不沾染恶之中的上帝区别开来。”<sup>①</sup>其中“从其原决断中走出来的上帝”指向经世三一；“在自己自身之中”“不沾染恶之中的上帝”则指向内在一三，亦即在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造成了区别。

令人惊讶地，这对于一向主张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紧密关连的巴特与拉纳造成一个困境，亦即为了避免罪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画面所呈现的经世三一冒犯神圣的内在一三，必须使得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有所区别，而这区别与拉纳著名主张——“经世三一就是内在一三，内在一三就是经世三一”<sup>②</sup>互相矛盾。巴特关于三一的主张与拉纳类似，他说：“上帝的本质与上帝的工作不是二者，乃是合一。”<sup>③</sup>这神学主张与拉纳同样难以面对十字架事件——经世三一对神圣的内在一三的冒犯，因而必须使得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有所区别。尽管巴特强调上帝对外工作的一致应当符应于上帝本身“圣父、圣子、圣灵的一致”（the unity of Father, Son and Spirit），<sup>④</sup>不过这只是强调三一上帝内外的“一致”的宣示，并未处理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的区别。

#### （四）解决方案

莫尔特曼看见解决上述矛盾之路在于探讨三一上帝的神圣位格关系，毕竟“经世三一”“内在一三”的用语仍然是“单数”，而三一

<sup>①</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65页。

<sup>②</sup> Karl Rahner, *The Trinity*, trans. Joseph Donceel (N. Y.: Herder and Herder, 1970), 22.

<sup>③</sup> Karl Barth, CD, 1/1, 371.

<sup>④</sup> Karl Barth, CD, 1.1, 371.

概念的“一中有三”则是复数，因此必须探讨三位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强调基督中的上帝的巴特主张“上帝选了罪犯的十字架作自己的王冠”，上帝本身与祂的决断发生区别，莫尔特曼对巴特提问：“但倘若上帝从这种方式存在于耶稣的十字架中，十字架存在于上帝里面又意味着什么呢？”<sup>①</sup> 这问题重点指向：固然十字架事件呈现了神圣上帝，而神圣上帝本身在十字架事件中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因此，探讨十字架事件里三一上帝的神圣位格关系乃无可回避！

## 二、十字架事件只发生在“经世三一”？

长久以来，基督教神学常常受到哲学性的绝对一神论影响，这种绝对一神论起源于希腊哲学，主张永恒的上帝必定是大有能力的（allpowerfulness）、不改变的（immutability）、不受感的（impassibility）以致不受苦的，这些主张经由中世纪经院哲学而广泛流传在基督教神学当中，所造成的后果是认为十字架事件只发生在“经世三一”，而不可能发生在“内在一三一”。

除了哲学思潮之外，绝对君主制也倾向与绝对一神论结合，而且由于主张上帝是不受苦、不死的，因此能保守那些受苦、必死的人，这些都符合社会体制与一般信众的期望。“但基督教说，上帝在耶稣的受难里受难，上帝在耶稣的十字架中死去，以使我们得以在基督的未来里复活、享有生命。”<sup>②</sup> 莫尔特曼宣称，基督教信仰应当与绝对一神论的一神概念区隔，因此他不只反对士来马赫，也比巴特走得更远——探讨三一论的神圣位格关系。

莫尔特曼针对绝对一神论所主张无所不能的上帝提出挑战，因无所不能的缺憾在于无法体验孤苦无助与软弱无力，<sup>③</sup> 如朋霍费尔

<sup>①</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65页，注16。

<sup>②</sup> 同上，第283页。

<sup>③</sup> 同上，第293页。

的睿见：

这就是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人的宗教性使他在自己的苦难中企望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他把上帝作为一个Deus ex machina（舞台机关送出来的上帝），然而圣经却使人转而看到上帝之无力与受难；只有一个受难的上帝，才能有助于人。<sup>①</sup>

“只有一个受难的上帝，才能有助于人”正是十字架事件的核心，但却与人天生的宗教心理冲突，因人们期盼无所不能的上帝，却忽略这样的上帝并无法同理有限的人所面对的诸多苦难。

### （一）不受苦的上帝？

莫尔特曼不赞同传统神学所主张，十字架事件只发生在“经世三一”而不及于“内在三一”，这主张的目的是以上帝本身不受到伤害来保存神圣奥秘；莫尔特曼则认为十字架事件不只发生在“经世三一”——拯救计划里，也发生在“内在三一”——上帝本身里面。<sup>②</sup>这个看法正是《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重大贡献，十字架的受苦对上帝而言就是发生在上帝本身的痛苦。十字架事件不只出现在拯救计划——经世三一，而且发生在上帝本身里——内在三一，借着上帝本身的受苦彰显祂对世人的爱与认同。就内在三一层面而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呈现上帝本身的受苦，这受苦是出自神圣位格之间的关系。

有人批评莫尔特曼将十字架事件诠释成神秘的上帝内部事件而与

<sup>①</sup>【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s*, trans. GAO Shining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176.]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s* (N. Y.: Macmillan, 1972), 361.

<sup>②</sup>Jürgen Moltmann, *Trinity and Kingdom of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151-161.

世无关，<sup>①</sup>事实上他并未如此主张，乃主张上帝的拯救行动出自上帝自身神圣位格之间的关系，这神圣奥秘乃是信仰者人世行动的力量来源。

## （二）从圣经叙事看神圣位格关系

为了说明上帝的痛苦，探讨神圣位格之间的关系乃无从回避，而这探讨并非从抽象的哲学入手，乃必须从圣经叙事中学习。“圣子受难并惨死十字架上，圣父与圣子分担苦难，但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在受难。”<sup>②</sup>福音书的受难叙事呈现十字架之死，这对于圣子与圣父的意义虽密切相关，却不尽相同，因圣子为受难者，圣父则如受难家属，合并起来才是完整的受难痛苦画面——在三一上帝里的死。而且，在这幅圣子与圣父受苦的画面中，还有来自圣灵神圣位格的能力，不仅统合圣父与圣子的苦难，并从神圣受苦中发出拯救能力，使神圣奥秘关连到人的拯救。

“儿子死时，他在自己的爱里忍受他之被父亲遗弃。父亲在他的爱里忍受儿子之死的哀痛。”<sup>③</sup>莫尔特曼借着父子关系诠释二者子之间呈现互相的牺牲与交托，从这关系既发出圣灵的作为，包括对被遗弃者的爱——带来深刻热切的怜悯；也发出复活——使死者复活的大能，带来终末的盼望。

在十字架事件里，父与子在别离里经历最深刻的分开，同时在父与子的委身中又最内在地合而为一。在父与子这个事件里发出的是圣灵，使罪人称义，使被遗弃者充满爱，亲自使死者复生，因为死亡并不能使他们与十字架事件隔离，因在上帝里的死也涵盖他们。<sup>④</sup>

<sup>①</sup> 宋泉盛：《第三眼神学》，庄雅堂译，台南：人光出版社，1989年，第107-109页。[SONG Choan Seng, *Third-Eye Theology: Theology in Formation in Asian Settings*, trans. CHUANG Yatang (Tainan: Renguang, 1989), 107-109.]

<sup>②</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66页。

<sup>③</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324页。

<sup>④</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231.

莫尔特曼诠释十字架事件里父子关系是，父经历子的失去，子则经历父的离去，然而父与子彼此相爱，父在爱里忍受失去子的痛苦，子在爱里亦忍受父离去的痛苦；从这父子关系发出父与子的互相奉献委身的圣灵，圣灵给被离弃的人们带来无条件、无限制的爱，给经历死亡力量的人们带来复活的生命力量。<sup>①</sup>

### （三）小结

因此，三一论里的十字架事件使基督教信仰与绝对一神论及无神论明确区隔，<sup>②</sup>然而在经世三一与内在一三一之间却没有必要区别。从神圣位格关系角度来看，“耶稣之死不能理解为‘上帝之死’（death of God），而只能理解为‘上帝之中’的死（death in God）。”<sup>③</sup> 在上帝里面的死之焦点——在上帝里面的十字架之死和在耶稣之死里面的上帝，因此势必要放弃单一上帝语言，而使用父子灵三一语言描述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关系。<sup>④</sup>

## 三、十字架事件的新视域——从生存论、创造论到终末论

莫尔特曼主张不只从“经世三一”角度，而且从“内在一三一”角度来理解十字架事件，这意味着十字架事件开启了新视域——从生存论、创造论到终末论：“基督之死，不只在生存论提供面对死亡的鼓舞与勇气，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更应当被设想为创造的起源以及创造的终末。”<sup>⑤</sup> 在这种神学理解中，三一论是基督受难叙事的短版，其中的由死到生具有创造意涵，可追溯到起初创造叙事，圣父定意命令、圣言（圣子）发出导引、圣灵孵育推动；<sup>⑥</sup> 并可联结到终末盼望，圣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232.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71页。

<sup>④</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207.

<sup>⑤</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203.

<sup>⑥</sup> 《创世记》1章3节：“起初，上帝（圣父）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圣言）：‘要有光’，就有了光。”

父荣耀彰显、圣子的复活得胜、圣灵的护佑扶持。

“盼望神学”与“十架神学”是一体之两面，犹如复活与受苦是一体之两面。复活是受苦之后的复活，而受苦则是盼望复活的受苦；同样地，盼望是建立在十架基础的盼望，而十架则是展开盼望的十架。“盼望神学”与“十架神学”不可分离，因基督教信仰的盼望起源于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受苦以及十架苦难之后的复活，而这复活事件开启了终末盼望。

十字架事件是历史事件，而复活事件则为终末事件，就时序而言，前者在先而后者在后，然而莫尔特曼强调十字架与复活的关连不只是时序关系，而且是本质关系：

十字架指向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历史事件，复活则标示一个终末论事件。因此，事件中心不是在于“十字架和复活”，而是在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复活”和“复活的基督的十字架”，前者使得他的死是为我们而死，后者则使得他的复活让迈向死亡的我们得到启示且得以领受。<sup>①</sup>

结合“十架神学”与“盼望神学”二者，十字架事件指向终末期盼，“通过认信耶稣是基督，信仰也认信了耶稣的未来是真正的、真实的。对耶稣的认信不仅是恰切地对待耶稣，而且同时也参与了他为之生为之死并为之复活的未来。”<sup>②</sup>莫尔特曼主张基督论与终末论紧密相关，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只认同十架，也认同十架所指向的未来，面对未来因着复活而得以形成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并非只是一个过去事件，而是彰显上帝乃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带来终末更

---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207, 参见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267页。

<sup>②</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149页。

新万物的盼望。“终末角度的复活，不在于恢复因罪恶而荒废之原有创造，而在于终末的创造已经露出曙光。”<sup>①</sup>

从终末角度来看复活，不只是历史过去的复活事件，乃是启动万物更新的盼望，这盼望是信仰价值判断的基础。因此，从终末角度下的复活视域所见，也不只是耶稣基督一人的复活，而是宣告全新世代的开始，指向万物更新的未来盼望，可见《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回应了莫尔特曼写作《盼望神学》时所面对那举世追求盼望而燃烧中的60年代。

#### 四、内在一三的超越性vs.经世三一的内在于性

当论及上帝的神圣属性时，常常使用一对概念——“超越性”（Transcendence）与“临在性”（Immanence）。“超越性”描述上帝超越于祂所创造的一切，而“临在性”则描述上帝临在于祂所创造的一切。基于神圣外显（临在性）与神圣内在（超越性）的区别，从事神学思考往往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张力。

由于“超越性”强调上帝超越于受造的宇宙万物，往往指向“内在一三”，相当于“上帝本身”（God in Himself），焦点集中在创造者上帝超越宇宙万物；“临在性”强调上帝临在于受造的宇宙万物，则常指向“经世三一”，相当于“为我们的上帝”（God for us），焦点集中在上帝的拯救计划。

就创造者上帝与被造者的关系而言，上帝远远超乎一切受造，然而上帝却又同时临在于被造当中，这意味着，上帝的超越性里有临在性，而临在性里有超越性，然而这两种神圣属性之间有张力，《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则对整合二者提出神学思考建议。

---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188.

### （一）整合超越性与临在性

整合超越性与临在性不只是一个神学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面对此世问题的实践导向。《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论述神圣位格关系，亦即探讨“上帝里的历史”，因为“历史里的上帝”——从历史角度看上帝，是以人的历史为中心，只能导致有神论或无神论的选择；而思考“上帝里的历史”，以上帝的历史为中心，才能带来新创造与被圣化的可能。<sup>①</sup> 这属于上帝的历史，突破由人来决定有神或无神的格局，乃进入上帝主导之从神圣内在到拯救外显的盼望，让上帝的历史接手那被罪与死所决定之受苦者的历史，而且把人的历史带入由上帝的历史所开创的未来。

一般而言，有神论向往超越性却疏于关心此世，而无神论渴望临在性却无法找到超越的力量，莫尔特曼则主张一种十字架的三一神——排除从形上学架构或道德性上帝概念来诠释十字架事件，“上帝”意味着一个发生在各各他十字架的事件，亦即圣子之爱与圣父之悲以及从其中圣灵开启未来、创造生命的事件。<sup>②</sup> 如此一来，十字架的三一神学整合了超越性与临在性，“上帝不仅是彼岸的，也是此岸的；他不仅是上帝，也是人；他不仅是统治、权威和法律，也是受难与解放的爱。”<sup>③</sup>

神圣位格关系呈现上帝的受苦与爱，由于这受苦与爱贯穿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整合上帝的超越性与临在性，因“神圣位格的关系”——上帝的超越，展现上帝对世界的受苦与爱——上帝的临在，如此的超越性与临在性之关系如下：

其一，三一上帝的超越性呈现其临在性，而三一上帝的临在性则源自其超越性。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246-247. “被圣化”是“Theopoiesis”的中译，相当于“being made divine”。

<sup>②</sup> *Ibid.*, 247.

<sup>③</sup>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333页。

其二，内在三一藉由经世三一由内向外彰显，而经世三一则可追溯其神圣奥秘源头——内在三一。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里对十字架事件的诠释，既非出于形上学思考，亦非视为道德典范，而为圣父、圣子、圣灵位格互动的神圣事件，这神圣事件呈现内在三一的超越性，亦同时呈现经世三一的临在性；人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在这神圣事件的基础，而这关系的入口是神人中保耶稣基督，关系的源头在于天父上帝，关系的动力则出自圣灵。

如前所述，巴特与拉纳把内在三一等同经世三一，亦即主张上帝的本质与上帝的工作合一，不过却都面对必须接受经世三一的十字架事件（上帝的工作）与神圣的内在三一（上帝的本质）有所区别的困境，然而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却从圣经叙事，呈现上帝本身的神圣位格关系发出上帝的工作——受苦的爱，主张十字架事件不只发生在经世三一而且发生在内在三一，整合了内在三一的超越性与经世三一的临在性。

## （二）后续发展

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里莫尔特曼赞同巴特与拉纳的主张，以“经世三一”与“内在三一”完全等同，并且探讨内在三一的神圣位格关系如何成为经世三一神圣启示的源头。然而，1972年出版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只是进入三一论的起步，后来在1980年出版的《三一与上帝国》里，莫尔特曼虽仍强调“经世三一”与“内在三一”分中有合，然而并未否定合中有分，他对二者的分际保留了一些微妙的坚持，藉由颂赞强调内在三一——上帝本身的绝对自由，因“经世三一”与“内在三一”的适度区分可呈现那神圣自由。<sup>①</sup>

<sup>①</sup> 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一书，莫尔特曼认同“经世三一”与“内在三一”完全等同。见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227。但是在《三一与上帝国》一书，莫尔特曼的看法较具弹性，同时采取颂赞的角度适度区分“经世三一”与“内在三一”。

经世三一指向上帝在拯救计划当中为世人所彰显的，内在三一则指向上帝本身在创世之前永恒里的奥秘，二者适度区分有助于澄清上帝在拯救计划中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必然，“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的差别保障了上帝的自由与恩典，为了正确了解上帝的拯救之启示，这在逻辑上是必要的预设。”<sup>①</sup>莫尔特曼反对的只是把“内在三一”视为上帝与世无关而凛然不可测的一面，<sup>②</sup>由于内在三一的超越性意味着神圣自由，而经世三一的临在性则意味着自我限制，尽管上帝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祂的自由却呈现包括限制自己、牺牲自己的自由。论及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在认识的次序上，后者优先；但在存在的次序上，前者优先。<sup>③</sup>

就颂赞而言，一切颂赞并不只是为了人们所经历的拯救而已，乃是为了神圣自由的上帝本身，在颂赞中同时告白人的敬畏，呈现颂赞者对自己认识上帝有限的察觉，正是改革宗神学一向带有归荣耀与上帝特质的表现。

## 五、总结

从巴特到莫尔特曼，这是一条从强调垂直维度的上帝主权到重视水平维度的历史未来之路，《盼望神学》宣示终末盼望的方向，《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则把这盼望的基础建立在十字架事件：这也是一条从开启三一神学思维，到建构三一神学之路。

### （一）从垂直维度到水平维度

巴特强调上帝主权，主张唯有上帝才能启示上帝，采用三一论思维探讨上帝如何定罪自己而拣选人——耶稣基督作为拣选的上帝而又成为被拣选的人，从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与神性观点来看，前者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51.

<sup>②</sup> *Ibid.*, 151-152.

<sup>③</sup> *Ibid.*, 152-153.

发生于在天上神圣奥秘书长里，后者则出现在人间启示中。

在巴特的神学论述里，一方面强调三一上帝的神圣奥秘，另一方面则强调三一上帝在人间的启示作为；一方面主张耶稣基督作为拣选的上帝——父、子、灵三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与人立约，另一方面耶稣基督则成为被拣选的人一道成肉身与三一上帝立约的伙伴。不过，这种论述方式终究留下一个疑惑，在“基督作为拣选的上帝”与“基督成为被拣选的人”之间的张力是否会成为二择一的局面？亦即在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上帝的超越性与临在性之间的张力是否能够化解？

从面对世俗化潮流全面冲击的角度来看，巴特奋力中流砥柱，把上帝的约当作宇宙万物的基础，主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自由地呼召人成为约的伙伴，使人在地上得以自由地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不过，天上与人间之间毕竟有其张力，巴特藉由强调上帝主权想要兼顾二者，以致有使圣约成为天上神圣事件而远离尘世之虞，以致造成一个印象，其神学过于凸显上帝的超越性而未与尘世关联。

然而，一旦把巴特的神学方向逆转过来，就会发展出把天上圣约转成尘世里的圣约事件。比如，同样面对世俗化潮流的冲击，原本受巴特神学影响极深的荷兰神学家博可夫（Hendrikus Berkhof, 1914-1995），后来转离巴特的神学方向，把结合天上人间的神人基督转而置入人间，使圣约事件成为尘世里的事件，<sup>①</sup>于是巴特极力高举上帝主权的神学，转成博可夫全面落实人间尘世的神学，呈现

---

<sup>①</sup> Hendrikus Berkh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Fai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335-337. 博可夫受到巴特启发把三一论与约的概念连结，主张三一指向彰显上帝启示的圣约历史事件，圣父是“神圣伙伴”（the divine partner），圣子是“人的代表”（the human representative），而圣灵则是“二者的链接以及圣子与上帝儿女的连结”（the bond between them and between the Son and the sons and daughters），这意味着，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被拣选的人”而放弃“耶稣基督作为拣选的上帝”，亦即接受“人子”而放弃“神子”，构筑一幅在地上人间的圣约事件之图画。

垂直维度之或天或地的选择，在“全面神圣”与“全面世俗”只有一线之隔。

为何如此？问题恐在于巴特强调“纵向上帝主权”，却缺乏终末期盼的“横向历史未来”观点。假若单单关注三一论而探索三一上帝的神圣奥秘，有如单方面宣称全面神圣却生活在全面世俗的处境里，终未能呈现神圣与世俗在历史上既交锋又会遇的画面，亦即从“横向历史未来”观点开展出“在地如在天”的终末盼望。巴特极力声称上帝主权随时可介入人间，这可能导致以世俗即为神圣，而尘世即为天国，以致站在神圣那一端或者世俗这一端，都是可能选项。

原本圣约神学的舞台是人间历史，而圣约是上帝对历史未来的承诺应许，圣约本身有“在地如在天”的终末盼望特质。一旦忽略人仍生活在历史中的限制，巴特选择以圣约为天上神圣事件，而博可夫则选择以圣约为尘世人间事件，两边有如天人分途，皆未能充分呈现耶稣比喻中芥菜种在土地里、面酵在面团里之“在地如在天”的上帝国。

巴特以圣约为天上神圣事件作为认识上帝的途径，然而任何受时空限制的人若想要直接认识神圣上帝奥秘，都有可能陷入跳脱时空限制之下的盲点，博可夫并未真正解决这难题，他只是把认识上帝的基础建立地上人间的圣约事件。

莫尔特曼在巴特之后，从《盼望神学》起就带有浓厚的终末盼望色彩，主张上帝旨意的奥秘是在历史中展开，而历史也朝向成全上帝应许的终末迈进，神圣上帝奥秘是借由其应许在历史中逐渐实现而彰显，亦即活在历史中怀着终末盼望是认识上帝的管道。《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则从十字架事件探讨神圣位格关系，并非从历史角度看上帝——“历史里的上帝”，乃是从神圣应许角度看历史——“上帝里的历史”，以十字架事件为终末盼望的基础。

## （二）建构三一神学

毫无疑问地，《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是莫尔特曼展开三一论的启

程，甚至是20世纪基督教思想史三一论的重要里程碑——主张三一论起源于十架神学，这是一个重要的神学方向宣告：

三一论的神学位置并非在于“对思想的思想”，而在于耶稣的十字架。“没有直观的概念是空洞的”（康德），对三一上帝概念的直观在于耶稣的十字架；“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康德），对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之直观的神学概念则在于三一论。<sup>①</sup>

对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感知，正是了解三一上帝概念的入口，而三一神学概念的视域则可帮助认识对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感知。因此，表面看来似乎非常抽象，有如对思想的思想之三一论，事实上建立在对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感知基础，而且有助于厘清这感知。简而言之，十架神学与三一论为一体之两面，十架神学导向三一论，而三一论诠释十架神学。<sup>②</sup>这也意味着，经世三一导向内在三一，而内在三一不可脱离经世三一；上帝的超越性藉由十字架事件而临在于人世，而这临在性则具有超越性的基础。

### 1. 从抽象到落实

莫尔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里论述神圣位格关系，反对把“人的位格”投射在天上成为单一“位格神”（personal God），以致把上帝拟人化，他主张“在上帝里的位格”（persons in God），亦即圣父、圣子、圣灵。“在此意义，祷告时并非单单向天上的‘你’祷告，而且是‘在上帝里’祷告，并非对神圣事件祷告，而是在这事件里祷告：借着圣子、朝向圣父、在圣灵里祷告”（through the Son to the Father in the Spirit）。<sup>③</sup>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227-228.

<sup>②</sup> Ibid., 228.

<sup>③</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247.

莫尔特曼不赞同单一位格神概念，因三一上帝叙事呈现一个发生在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圣位格关系事件。因此，祷告并非把人间理想投射到天上的人格化上帝，亦非面对单一绝对神圣者，亦非向一个事件祷告，“而是在这事件里祷告，领受耶稣的兄弟情谊、圣父的父性以及带来盼望的圣灵。”<sup>①</sup> 莫尔特曼三一论并非抽象理论，而能落实于藉由祷告参与三一神圣位格关系事件，并藉此领受的圣灵带来终未盼望，亦即当下在盼望里参与上帝的历史，超越过去的限制，并活在对未来的盼望中。

## 2. 三一视角下的基督论

莫尔特曼于1972年出版《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可说是从三一神圣位格关系开始建构基督论，而17年后于1989年出版完整的基督论《耶稣基督的道路》，<sup>②</sup> 副题“弥赛亚角度下的基督论”，自称此书酝酿了20年，1994年出版《当代的基督》为其简缩版。<sup>③</sup>

从三一视角看《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其中圣灵的角色相对地不明显。其实论述基督论非常需要借助于圣灵论，从圣灵论角度来看耶稣，确实可见到一位人，然而却又非一般人，如施洗约翰见证，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sup>④</sup> 而耶稣基督与圣灵的密切关系则出现在莫尔特曼的基督论巨著《耶稣基督的道路》。

## 3. 三一视角下的圣灵论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主张三一思考，却未详细说明圣灵的角色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234.

<sup>②</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 (München: Chr. Kaiser, 1989).

<sup>③</sup> Jürgen Moltmann, *Wer ist Christus für uns heute?* (Gütersloh: Chr. Kaiser/ Gütersloher Verlaghaus, 1994). 【德】莫尔特曼：《当代的基督》，曾念粤译，台北：雅歌，1998年。[Jürgen Moltmann, *Wer ist Christus für uns heute?*, trans. TSENG Nien Yueh (Taipei: Yage, 1998).]

<sup>④</sup> 《约翰福音》3章34节：“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色，仅仅强调圣灵呈现圣父与圣子本质的合一，<sup>①</sup>又强调在十字架事件中，圣子与圣父的分离与联合，皆是圣灵使其发生，<sup>②</sup>而且发出生命与爱。<sup>③</sup>当时莫尔特曼的三一论尚未成熟，焦点偏重在圣父与圣子，圣灵论思考还在整合过程中。随后，1975年出版的《圣灵大能中的教会》从圣灵论角度论及教会，<sup>④</sup>1980年出版的《三一与上帝国》建构涵盖圣灵论之完整的三一论，<sup>⑤</sup>1985年出版的《创造中的上帝》则从三一论架构来看圣灵论。<sup>⑥</sup>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中主张，过度强调上帝的超越性会倾向自然神论，呈现高高在上在创造之后即远离世界的上帝；而过度强调上帝的临在性则导致泛神论，只能片面地强调上帝内在于世界，<sup>⑦</sup>至于同时主张上帝的超越性与临在性的万有在神论，并无法统合二者，唯有“三一论之在圣灵里的创造”以及“居住在被迫万物中的创造者圣灵”才能统合二者<sup>⑧</sup>——圣灵在地上做天上的工作且从天而来却如风似气临在地上，于是在1991年完成三一角度下完整的圣灵论——《生命的灵》。<sup>⑨</sup>

从2022年回顾50年前出版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这本具有洞察力的先知性著作标志着莫尔特曼三一神学的启航。

①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414页。

②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323页。

③ 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252.

④ 【德】莫尔特曼，《圣灵大能下的教会：论弥赛亚式教会论》，曾念粤、杜海龙译，香港：道风书社，2019年。[Jürgen Moltmann, *Kirche in der Kraft des Geistes. Ein Beitrag zur messianischen Ekklesiologie*, trans. ZENG Nien-Yueh, DU Hailong (München: Chr. Kaiser, 1975).]

⑤ 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München: Chr. Kaiser, 1980).

⑥ 【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卫仁莲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Jürgen Moltman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trans. WEI Ren-lian, et al. (Hongkong: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1999).]

⑦ 【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136页。

⑧ Jü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 New Theology of Creation and the Spirit of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5), 103.

⑨ Jürgen Moltmann, *Der Geist des Leben. Eine ganzheitliche Pneumatologie* (München: Chr. Kaiser, 1991).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69.
- Bauckham, Richard, ed. *God Will Be All in All. The Eschat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1.
- Berkhof, Hendrikus. *The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Fai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 Bonhoeffer, Dietrich.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s*. N. Y.: Macmillan, 1972.
- Moltmann, Jürgen. *The Crucified God*. London: SCM, 1974.
- \_\_\_\_\_. *Kirche in der Kraft des Geistes. Ein Beitrag zur messianischen Ekklesiologie*. München: Chr. Kaiser, 1975.
- \_\_\_\_\_.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München: Chr. Kaiser, 1980.
- \_\_\_\_\_. *Trinity and Kingdom of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 \_\_\_\_\_. *God in Creation. A New Theology of Creation and the Spirit of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5.
- \_\_\_\_\_.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München: Chr. Kaiser, 1985.
- \_\_\_\_\_. *Der gekreuzigte Gott*. München: Chr. Kaiser, 1987.
- \_\_\_\_\_. *Der Weg Jesu Christi. 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 München: Chr. Kaiser, 1989.
- \_\_\_\_\_. *Der Geist des Leben. Eine ganzheitliche Pneumatologie*. München: Chr. Kaiser, 1991.
- \_\_\_\_\_. *Wer ist Christus für uns heute?* Gütersloh: Chr. Kaiser/Gütersloher Verlaghaus, 1994.
- Rahner, Karl. *The Trinity*. Translated by Joseph Donceel. N. Y.: Herder and Herder, 1970.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4年。[Moltmann, Jürgen. *Der gekreuzigte Gott*. Translated by RUAN Wei.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1994.]
- 【德】莫尔特曼：《当代的基督》，曾念粤译，台北：雅歌，1998年。[Moltmann, Jürgen. *Wer ist Christus für uns heute?* Translated by TSENG Nien Yueh. Taipei:

Yage, 1998.]

【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卫仁莲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1999年。[Moltmann, Jürge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Translated by WEI Ren-lian, et al.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1999.]

【德】莫尔特曼：《圣灵大能下的教会：论弥赛亚式教会论》，曾念粤与杜海龙译，香港：道风书社，2019年。[Moltmann, Jürgen. *Kirche in der Kraft des Geistes. Ein Beitrag zur messianischen Ekklesiologie*. Translated by TSENG Nieh-Yueh and DU Hailong.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19.]

林鸿信：《中译本导言》，载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第xv-xlii页。[Lin, Hong-Hsin.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In 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Translated by ZHOU Wei-chi, xv-xlii.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7.]

林鸿信：《三与一之间：巴特三一神学论述》，载《巴特与汉语神学II——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欧力仁与邓绍光编，香港：道风书社，2008年，217-238页。[Lin, Hong-Hsin. "Between One and Three: Barth's Trinitarian Theology." In *Karl Barth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I*. Edited by Ou Li-jen and Andres S. K. TANG, 217-238.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8.]

林鸿信：《结束就是开始——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简介》，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第34期，第3-25页。[LIN Hong-Hsin. "In the End -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34(2015): 3-25.]

林鸿信：《莫特曼神学：上帝的应许是人类的盼望》，新北市：校园出版社，2018年。[Lin, Hong-Hs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God's Promise—Hope for Humans*.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18.]

林鸿信：《神学旅人：神学人的朝圣之旅》，新北市：校园出版社，2021年。[Lin, Hong-Hsin. *Theological Journey: Pilgrimages of Theological Travelers*.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21.]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Bonhoeffer, Dietrich.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s*. Translated by GAO Shi-ning.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宋泉盛：《第三眼神学》，庄雅堂译，台南：人光出版社，1989年。[Song, Choan-Seng. *Third-Eye Theology: Theology in Formation in Asian Settings*. Translated by CHUANG Ya-tang. Tainan: Renguang, 1989.]